



龙头新闻·妙赏

10

黑龙江日报

2021年4月23日 星期五

周末

天鹄

责编:曹晖 (0451-84691037) 执编/版式:杨铭 (0451-84655106) 美工:倪海连

投稿邮箱: a84655106@163.com

# 让经典之光照亮阅读与写作

□杨勇

阅读与写作密不可分。阅读是我生活中的常态,基本上以外国的文学、哲学、艺术书籍为主。我的阅读趣味,与大多数写作者一样,多偏于译介过来的外国书籍。上世纪80年代,我高中时代的阅读,基本上是中国古典文学,如《西游记》《唐诗三百首》之类,后来读《杨朔散文选》《骆驼祥子》等,因为写分行的诗歌,同时读订阅的《诗林》《星星诗刊》等。这种阅读状态是不自觉的,透露着时代与地域的局限性,也透露着我文学视野的局限性。上世纪90年代初的读大学时代,阅读视野逐渐开阔,开始在大学图书馆里借阅外国文学名著和哲学书,如《堂吉珂德》《百年孤独》《悲剧的诞生》,还有一些外国诗歌选等。1993年大学毕业后,随写作自觉性的增强,对外国文学的喜爱和阅读陡然增加。这期间我开始大量地购买外国文学书籍,有闲钱就买,哲学类、艺术类也买。现在,我的阅读视野更加开阔,并且喜爱上了当代艺术和影像批评书籍。

书籍,在人类肉身更新换代的延续中,塑造着人类灵魂,它给后来者注入强劲的启蒙光辉。为了写作,我不断地购书,书像冬天的雪越积越厚。我感到寒冷,因为耗时的阅读,让每部书都变成幽暗的迷宫和陷阱。书的冷来自阅读的热,书的深来自阅读的浅,书的重来自阅读的轻,书的活来自阅读的死,书的长来自阅读的短。在书房里,即使做一个不断阅读的人,在书本里又能活多长时间?况且我这空空的头脑引导着沉睡的躯体,又沉沦于碌碌的白日梦里。这种焦虑感持续了一段时间,近五十岁时,它消失了。

现在我还在阅读,阅读和写作一样,属于自我的时间。我坐在小书房,静静地翻书,深入到一个纸世界。那些书籍,用文字囊括了一个写作者的肉身和灵魂,也囊括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却逝去的时空。它是一个有写作轨迹的人留下来的,首先是一本物质之书。诡异的是,那物质之书能不断地衍生,更新,有着更复杂的创世力量,全然又是一个十足的复杂灵魂,并且向未来不动声色地延宕。博尔赫斯曾用文字筑建了一座永远读不完且不重复的神奇世界——《沙之书》,或许,那就是它——文学经典。它平平静静地尘封着,但只要打开,就像擦亮阿拉丁神灯一样,立刻充满了奇迹。

什么是经典?经典就是人类的希望和日出后的光芒,它引导着人类走向自由开阔之境。经典给人启迪,让人充满疑问,进而引发更深层的思考与追求。罗素说,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,而傻子们坚信不疑。这印证出,人是很盲目的,更多时被屁股决定而不是受制脑袋。原因很简单,人离不开自己的肉身。经典,它为人的肉身准备了灵魂。人类是和人类所写作的“经典”一起上升的。

文学的经典世界,是文学大师创造的道场,是热爱真善美的人类寻求的世界。是的,现实中我们的生命充满沉重、无奈与平庸,充满黑夜与迷途,但因经典,将会趋于生动、鲜活、明亮。阅读经典,我妄想从那个纸世界脱胎换骨地走出来。我打开那些书,走进大师所创造的世界中去,在那里喜怒哀乐,并且像修行一样沉浸其中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罪与罚》里,为青年大学生拉斯科利尼科夫最终找到了自我救赎的精神之路,同时也结束了我阅读中的纠结与黑暗。合上厚厚的大书时,我,还有那个叫做拉斯科利尼科夫的“他者”,人性的曙光被文字冉冉点亮。艾略特在《荒原》里展示了种种现实绝境,那是现代社会和疯狂都市的绝境,是现代精神荒原的绝境,艾略特在人类“向下的路途”中不断地寻找着“向上的道路”。

经典性写作,从终端来看,是每一位已经开始写作者的梦想。但面对自身的现实,做一名诚实的写作者或许比面对经典性写作更好。诚实的写作者,先是要面对自己内心,然后再面对他人和社会。这样,也许算一个写作的开始。我喜欢谢默斯·希尼的一句诗:“我写诗,是为了凝视自己,为了使黑暗发出回声。”写作何为呢?抛弃“高大上”的文字构建雄心,一个开始变得成熟的写作者,肯定会看见自己身体中黑暗的部分,也会看到不完整世界的真实不虛。他以现实主义的眼光介入自我和世界的冲突中。他的悲悯心摧毁了小自恋,却至此关注到半明半昧的众生。我认定,写作是一场自我救赎,自我修行活动。通过写作,我走出无意识的我,走出小我,走出过度自我的写作,进而开始有一个大我,去关照更开敞的世界。

经典,让世界的文化在交融中丰厚。中国知识界,从晚清,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对外国文学和其它典籍进行着大量的译介,这与中国逐渐放眼世界的格局关联。鲁迅强调过“拿来主义”,所谓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。上世纪80年代,国家不断对外开放的语境,更给国人提供了开阔的丰富的各尽所需的阅读资源。如果谈创作,从作家的求知欲和写作成果来说,先锋小说可谓写得写的一些真谛。阅读外国典籍也是一样,在本土的传统背景中,打量外来典籍中的世界,会塑造更加全面的认知空间和思考方式。一位作家的广度和深度,除了来源于实践,与阅读密不可分。至于关注点的不同,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创作暗道和写作秘密,它与作家个人的喜好和气质有关。

# 4·23 世界读书日

特别呈现

《读书图》 中国画 天浩



若言琴上有琴声  
在匣中何不鸣  
若言声  
在指头上何不响  
指上无声  
琴上有声

# 古代也有「读书日」

□宋敏

最美人间四月天,第26个世界读书日伴随着春光来临,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读书日,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,以发现读书的乐趣。其实,早在一千多年前,我国古代就有了“读书日”,这一天人们共享雅集,酣畅淋漓地品书之韵味。古代的“读书日”名为“曝书会”,一般在每年七月七,也有闰六月、八月时,以曝晒图书,防虫蛀、霉变为初衷演变而来,最早记载可追溯到《穆天子传》:“天子东游,次于雀梁,曝书于羽林。”《晋书》中也有记载:魏武帝高祖,高祖辞以风痹。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,令史窃知,以告。重辟之,而应命。汉唐时期的曝书记载仍多为藏书家对图书的定期晒晒,到了宋代逐渐演变为曝书会这一形式,并形成固定制度,后代亦多仿宋制将这一传统保留下来。

“帝所图书岁一开,及时冠盖满蓬莱”,曝书会是宋代文林一大盛事,曝书当天,官府支钱设宴,众多文人学士云集于此。据《宋史·职官四》载:“(秘书省)岁于仲夏曝书,则给酒食费。尚书、学士、侍郎、待制、两省谏官、御史并赴。遇灾异,则前期遣中使谕旨,听以早归。”曝书会中最重要的是宴饮活动,这场“宴飨更盛华林会”的宴饮以年龄为序排座,无官职高低之分。会上“早食五品,午会茶果,晚食七品”,饮御酒,吃珍馐,其中还有“地富秘真”的书供人们恣意浏览,场面极其壮观。皇帝往往会在这时拿出自己的作品供参会者欣赏:“三元初识皇文秘,八法争看御墨鲜”,此举不仅可以展示皇帝丰富的学识,还能拉近皇帝与众宾客之间的关系。“陈图书古器纵阅之,题名于榜而去”,“分送书籍《太平广记》《春秋左氏传》各一部,《秘阁》《石渠碑》二本,不至者亦送。两浙转运司计置碑石,刊预会者名衔。”可以说,宋代的曝书会集历代曝书活动之大成,是一场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盛宴。

宋代的曝书会不仅可以看到卷帙浩繁的典籍,还包含历代名人字画和各种奇珍异宝。《南宋馆阁录》卷六记载:“二十九年闰六月:是日,秘阁下设方桌,列御书、图画。东壁第一行古器,第二、三行图画,第四行名贤墨迹;西壁亦如之。东南壁设祖宗御书;西南壁亦如之。御屏后设古器、琴、砚,道山堂并后轩、著庭皆设图画。开经史子集库,续搜访库,分吏人守视。”会上不仅陈列万千书籍,还将古器、琴、砚、图画、御书等分置各处供众人赏鉴,场面极其隆重,已经成为一场集观书、赏玩、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集会。梅尧臣的《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

见》:“羲献墨迹十一卷,水玉作轴排疏。最奇小楷乐毅论,永和题尾付官奴。”写自己与江邻几参加曝书会,见到“世间难有古画笔”,接触到珍贵皇家藏书的场景。苏轼在《次韵米颠二王书跋尾二首》中写:“三馆曝书防蠹毁,得见来禽与青李。”诸多文人在曝书时一边检阅一边阅读观赏,津津乐道,好不惬意。

曝书会在宋代文人雅士之间广为盛行,它不仅以官方组织的形式存在,民间一些私人藏书家也有每年曝晒图书以保护图书的习惯。馆阁组织的曝书会,其参会人员有一定限制,《蓬山志》一书中写:“是月,召尚书、侍郎、学士、待制、御史中丞、开封尹、殿中监、大司成两省官暨馆职,宴于阁下”,可见,一般为品秩较高的文臣。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中记录了自己的曝书:“今岁出曝之,阅两旬才毕。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,览之如隔世事。因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,命门生等从旁读之,不觉至日昃。”对读书人来说曝书会是一次十分难得的阅读图书,相互交流的机会。苏轼就曾在曝书时想起往日挚友,写下《文与可画筍簞偃竹记》这一至情妙文来悼念亡友。

宋之后,各朝沿袭了每岁曝书的制度。元代文学家王恽在《王氏藏书目序》中说:“至元四年秋七月曝书于庭,与儿子濡校而帙之,则各从其类也。”明清两代的曝书也多有记载,如明俞汝楫《礼部志稿》卷四十六:“每岁三伏日,如宋朝曝书,给酒食费之类,先期奏请翰林院,量委堂上官一二员借僚属,赴国子监晒晾书籍,而查单毕事,封职高,岁以为常。南监则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,其曝书给酒食亦如北监之例。”清代大学士舒赫德上奏时还在奏折中写到:“案宋代秘书省每岁于仲夏有曝书之会,其制甚重,盖亦慎守典策之意。……应请酌仿其制,再设文渊阁检阅官八员,由领阁事大臣于科甲出身之内阁中书内遴选,奏明兼充,令其于检阅书籍时,诣阁随同点阅,更足以昭慎重。”曝书会作为古代藏书活动之一,不仅可以使与会者大饱眼福,促进文人学士之间的文化交流,还能使得古籍延续千年保存至今,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延续与繁荣。

“已逢天上非常景,更约人间第一才”,从魏晋流觞曲水到宋代曝书会,在历代文化爱好者的引领之下,璀璨的中华文化得以显现。林语堂曾说:“读书,开茅塞,除鄙见,得新知,增学问,广识见,养性灵。”经典所蕴含的人生道路是永远鲜活的。今天,恰逢世界读书日,在这生机勃勃、书香氤氲的春日里,让我们一起读书吧!



《瓜阴读书图》 中国画 周思聪

# 我家书事儿

□陈淳

我家室内装饰普通,陈设简单,但唯有书房布置得有些“豪华”,颇显“富贵”。

最初,书房里只有一个小书橱,里面装的自然是我的那些宝贝们,什么《现代文学研究》系列,或是近代、现代文学史类大部头的文献,等等。后来床头柜、沙发转角、茶几、花台上也处处见书,一个书橱容纳不下了,只好狠下心换了个大书柜。

原木色,四层三开玻璃门,高高大大占据了屋子的大半。书柜前置一原木椅子,我尤为喜欢坐下来,煮一壶茶,面对我的一众“亲人”。午后,室内充满柔和的阳光,我喜欢慵懒地坐下,抽出一本书来,让身心沐浴在这自然之光的和煦的灵光里,我喜欢这种灵魂的小憩……

这种乐趣是有代价的。书柜的度量终究有限,选来选去,难免有些书要委屈下架,于是窗台、卫生间的书架上,又随处有书徙徙而来,床头柜、书桌更是不幸免,常常举手投足间便会碰翻了书堆。为此先生总会帮我遴选一些送出去,可随着新书不断地买回来,我的书房便又显得拥挤不堪了。而我这被困在里面的人,却从来都觉得这样挺好。

我喜欢日阅书城,也喜欢那种深层次的阅读,更喜欢在阅读过程中捕捉一些易散易碎的纷繁片段,哪怕是一粒微尘,或是一些看似浅浅淡淡的微妙关系,我都会链接起来,发现那些无声里的有声。

我嗜好读书是受父亲的影响。小时候在农村没有书店,也没钱买书,通常我们能接触到的只有小学课本。好在那会儿父亲在校任教,我常有机会随着爱读书的他出入学校的小阅览室,四大名著就是在那里一点点啃下来的。见我热爱读书,父亲便常常借书带回来给我,而我总会趁着时间,加速读,以致于练就了速读的“绝技”。

而今,我读书的习惯没改。父亲都80岁的人了,仍喜爱读书。据母亲描述,父亲每日三部曲,吃饭、睡觉和读书。每次回家,父亲总会拉我进他的书房,给我看他新淘回来的宝贝。他会孩子般怯懦着和我说:“你看过不再看的书,能不能别糟蹋了,拿来给我?”每次回去之前我都会和先生挑挑拣拣一番,择一些父亲爱读的带给他,出入书店时也会不由自主选几本父亲喜欢的书。每每看着灯光下父亲捧读的场景,我内心深处都有种特别的感觉,澄澈、幸福……

父亲的生活是在撒种,我也是。现在我身边喜欢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先生、女儿、小外甥女、小侄女、小侄孙、闺蜜、冬青,还有一大群书友会的书友。小学四年级的侄孙最喜欢来我家了,每次来都会一头扎进书房里,直到离开。她和我航时常交流阅读感受,或是换书来读。子涵说:“三姨,我太羡慕你了,有那么多书可以读!”知其所爱的缘故吧,新年或生日时我给孩子们的礼物总会是一些儿童读物。我喜欢看他们读书的样子。

“文化原野”是我的另一个书房,群里380余人都是喜读书之人,也是在大家的鼓动下,我这病号才委身做群主,于2017年2月成立了这个微信读书群。几年来我们一起读萧红、读迟子建,从本土名家作品读起,一个一个,一点一点,我们翻山越岭,累并快乐着。之所以说“文化原野”是书房,是因为在这里除了书没有别的。管理组当值人员每日按进度于早七点分享文章链接,接下来的一天里,书友便会寻各自的碎片时间阅读,而后“打卡”。我和一众书友最喜欢的莫过于每次的周末小结时段了,我们或讨论或分享或诵读或评析,好不惬意。书友于歌说:“有书,有声,有评,还求什么?”

读与写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,读之余写更是大事。就在前几日书友庞景英的首部诗集《靠岸的月光》出版发行了,此诗集,由书友红雪老师作序,我作评,收录了庞景英近两年发表过的诗作200余首。这是我们的又一个喜事儿。近两年书友喜讯频传,农民工诗人青林诗集出版、程建华小说集发行,乔乔、范永康等人散文集问世,也有一大群书友的作品相继发表在各地……一间书屋,一隅风景,一个群落,一片生机。书山有路,我只想,越来越勤劳的人,收获金子;书海浩瀚,我只想我的家越来越大……



《松下读书图》

中国画 张大千